

第九
辑

浦城文史资料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浦城县委员会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浦城文史资料

第 九 辑

(内部发行)

清 赠 阅
父 福建浦城县政协
子 文史办公室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福建省浦城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

一九八八年九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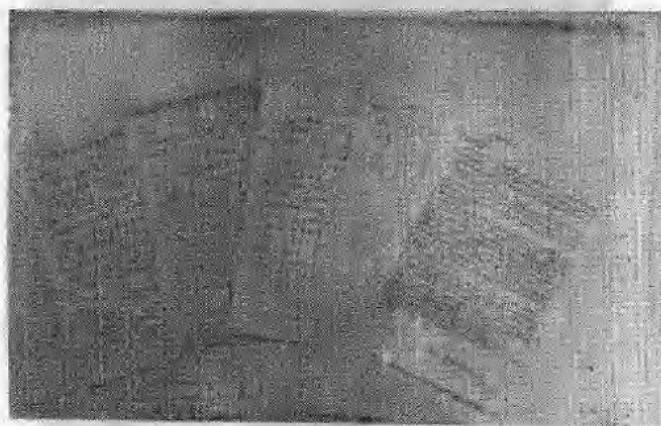


遥寄深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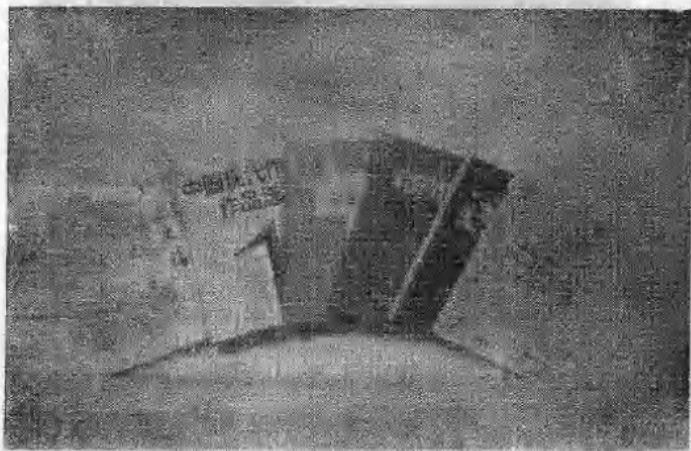
——汪日章先生作画馈赠浦城县政协

作者简介：汪日章先生现年84岁。早年留学法国攻西洋画，曾任浙江美术学院院长。现任民革中央监委、浙江省奉化县政协副主席。

《故乡情》集锦



部分来函



吴肇南同志馈赠的部分图书

目 录



- 人物春秋
- 刘文涛丢官脱难记 孟 素 (1)
忆伍诚仁将军 刘文炯 (9)
对事业执着追求的知识分子
——追记李法同志 李鸣琴 (29)
忆余宗珪牧师 唐行群 (28)
军
随蒋介石讨伐“闽变”断片
—— 汪日章 孙宗光 李崇贤 (32)
政 在军民合作指导处任职前后 吴威亚 (40)
纵 南浦征鸿
——随李默庵部驻浦杂记 楼绛云 (46)
在浦城的西南干训班 楼绛云 (56)
溪下营房始末 张兴生 (59)
夜袭“三姑娘”客栈 宣金堂 (70)
横 军统组织及戴笠在浦城
—— 蒋 仁 余金元 (76)
日机三次侵扰仙阳镇 李忠贤 (82)
浦城邮电史略 吕学芬 (85)
忆述浦城直接税局 徐 诚 (88)
闹米首领杨哲甫之死 汪文星 (91)

- ◎学校内外 ◎忆就读建瓯乡村师范 梅之芬 (93)
◎学校内外 ◎解放前我的教师生涯 姚文琴 (96)
◎学校内外 ◎战时浦中琐忆 胡邦豪 (103)
◎寻踪探迹 ◎忆五区第一次物资交流大会 邹章松 (105)
◎寻踪探迹 ◎忆述旧县署 陈景清 雷兴明 (108)
◎寻踪探迹 ◎故乡情 编 者 (113)

附录：建崇浦警备司令部组织与职权

- 徐建中提供 (115)
补白： 8、19、27、31、84、90、92、95、
102、107、118页
封面设计、题字 姚吉生

刘文涛丢官脱难记

孟 素



刘文涛先生

文涛同志辞世十三年了，离开浦城已经四十四年，我和他是患难伴侣。在浦城短暂的时日里，我们所经受的挫折，至今忆及，心情仍久久不能平静。

1943年1月至7月间，他在国民党统治下的福建省浦城县任县长。5月，我由江西永丰携两幼子到浦城。适福建省政府主席刘建绪到浦城视察，当地国民党顽固派县党部书记长章复心等纠集地方势力，向刘建绪状告文涛私放“共匪”、“劳民伤财”拆房修路，以及放走壮丁等，文涛卒以“不治舆情”被撤职，几乎不得脱身。我在浦城停留不过两月，了解的情况不多，且事隔多年，许多细节也记忆不清。为了协助浦城政协收集文史资料，尽我记忆所及，概述如次。情况是片断的，仅供参考而已。

“不洽舆情”撤职

文涛同志任浦城县长期间，正值日寇侵占我国大片领土，中华民族处于濒危之际，全国上下义愤填膺，稍有血性的中国人民，莫不以救国为己任。但国民党反动当局，行“假抗日、真反共”之实，破坏国共两党联合抗日协议。浦城反动势力更是猖狂，章复心便是其中之一。

文涛任浦城县长前，是福建省政府专员。这是个闲职，并无经常性的事做，他搞过一段调查整理省政府财产登记的临时工作。告一段落后，发表他为浦城县长。

早在1936年，文涛同志在南京就参加过以沈钧儒等“七君子”组织领导的抗日救国会活动。这次出任浦城县县长，也是抱着为抗日救国做点有益的事的心愿。在任七个月，除了奉行公事外，真想做点有益于人民的事，却受到不小阻力和打击。县党部书记长章复心是国民党的得力骨干C C分子；省参议员真尧恭是地方头目之一。他们都是要操纵县内一切权力，文涛对他们的所作所为非常气愤。他明知章、真既有政治后台，又有地方势力，但他出于正义，宁愿丢乌纱帽，也决不与之同流合污。他在一次纪念周会上，公开痛斥章复心等人为“狐群狗党”、

“党团”；还罚过一个姓陆的镇长当众“立正”，有意压压他们的威风。旧社会有句“为政不得罪于巨室”的话，文涛同志偏偏得罪了这些“巨室”，所以他们视文涛为眼中钉、肉中刺，趁刘建绪来浦城视察之机，章复心等人纠集在一起，拼凑了大小罪名诬告刘文涛，最后刘建绪以“不洽舆情”，将文涛撤职。

私释“人犯”

1943年，国共合作时期的国民党，联合抗日的假面目已完全撕破。我清楚记得，此时浦城还设有“剿匪”指挥部，指挥部头目叫王冠。他大肆搜捕、镇压共产党人。文涛得知县监狱正关押一位化名丁某（名字记不清了）的共产党员，他经过三思，决定深夜亲自“提审”，乘机示意可以营救他（编者注：据当年司法科职员伍少梅老先生忆述提审确有其事）。据文涛告诉我，他当时对在押者说：“我不同一般县长，你有话尽可以说……”，后来，以查无实证，将他释放了。此事给章复心等人以借口，上告于福建省政府及驻防浙江江山一带的第二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李觉处（李觉同志是全国政协委员，住北京），他们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大造舆论，说刘文涛有“通匪嫌疑”。

拓宽衙前街 引起了“民愤”

浦城地处闽、浙、赣交通枢要，然县城街道古旧狭窄，文涛刻意逐步改造。首先拆除了位于闹市中心棋盘街与添灯下之间有碍交通的砖砌圆拱门的“大儒坊”和县府对面约百米的“清廉亭”的一些店房，拓宽了府前街，并拆除部份民房扩大了公共体育场。岂料，竟给章复心等以“劳民伤财”的把柄，引起了所谓民愤。

放壮了 抓赌徒

驻浦城的国民党“剿匪”指挥部，利用接收壮丁之机弄虚作假，私放壮丁，乱抓壮丁，以此牟取横财，中饱私囊。文涛对这种伤天害理之事，早有所闻，他想查个究竟。一天，他传令将应征来的壮丁整队集合，亲自点名，逐个检查。当他点名时，一名被抓的壮丁当场申诉道：“我不是福建人，是江西广丰县人，到浦城做点贩卖小生意而被抓来当壮丁的。”经文涛查明属实，予以释放。

聚众赌博，政府本有禁令，然而抗战时期的浦城县，不少国民党军政人员却过着醉生梦死的生活，通宵聚赌，彻夜灯火不灭。麻将声、吆喝声、影响四邻，妨碍社会治安。这些

酒色之徒，谁也不敢动他们，或者惹不起他们，然而文涛对此则难以容忍。某夜，他亲自带人去抓赌，捉来几个赌徒中，还有校级军官，都交县警察局关押。

一个国民党统治下的县长，以上种种行动在当时一般人看来，是非常反常的，甚至是“愚蠢”的，而文涛则认为理所当然。他曾对我说，中国总有不少“傻瓜”，不然早已亡国了。刘建绪以“不治舆情”将其撤职，应该说，还是了解一点真情的。但是，地方反动势力决不只是甘心他撤职了事，而是想在文涛交卸之时，加以留难。甚至迫害。

防暗害 求救脱险境

以章复心、真尧恭为首的地方势力，趁文涛交卸之时，多方刁难。我和文涛对此早有预料。面对如此险恶的境遇，几经苦思，决定文涛暂留浦城不动；我则带一名勤务员（此人姓曾，浦城人）暗往浙江江山县第二十五集团军总部李觉总司令处。李夫人何玫是原湖南省主席何键的当家长女。1938年，国民党中央党部民众运动指导委员会派我到湖南省妇女慰劳会从事慰问抗日将士的工作，我因此结识她。妇女慰劳会的组织是全国性的，国民党中央是宋美龄领衔，各省大都是省主席夫人领

衡，湖南省则是何致。

二十五集团军总部设在江山县郊山村内，没有公路（大概是为了隐蔽，避免日寇飞机轰炸），我乘一段路的轿子，轿子是25总部派的。到达后，受到李觉将军和夫人的热情接待。我详细谈了我们的处境，想回江西而脱身不得。李将军告诉我：“浦城有人告刘县长告到我这里了”。随即把状纸原件给我看，其中要害是说，在某山深处搜捕到的一名共产党重要人物，让刘文涛释放了。我当面看完后，将状纸交还他，他并无追究责难之意，我内心深感安慰。我在江山等了两三天，二十五集团军总部发文又涛为该部“上校参议”，挂衔不支薪。我欣然带回委任状和军服上的军衔符号，全家四口立即迁入二十五集团军总部设在浦城的留守处。这个留守处就在县城近郊，过一座桥便到了。留守处的负责人缪副官夫妇也殷情照顾我们。住此不久，文涛穿上军装，挂上上校军衔符号，为了行动方便，他一人先行离开浦城，我们母子三人仍在留守处。临行时，派了两名士兵持枪护送到汽车站，果然已有地方势力派人盯梢在此，企图阻拦劫持。这时，两名护送士兵中的一个，飞快跑回留守处报告缪副官。缪副官马上吹哨，集合留守处全体士兵，一齐持枪赶到汽车站，文涛才安然上车。他到福建省战时省

会永安，向刘建绪面述交卸事宜。刘建绪给了贰千元法币，作为我们返赣旅费。不久，我带着两个幼龄孩子离开浦城，前往建阳与文涛会合，借住在一个姓林的老同事家里。由这位同事替我们找到一辆运货卡车，让我们无偿地搭这辆用木炭发动的汽车回江西战时省会泰和。我们坐在那不通风的车厢里，一路上思绪万千，文涛同志从此誓不从政。回江西后，他先后在中正大学、贵州大学教书，并在家乡创办正峰中学，一直到解放都是从事教育工作。

解放后，文涛同志曾任江西省高级人民法院副院长，江西省司法厅厅长等职。1974年病逝，终年79岁。

一位似曾相识的感恩人

1957年，文涛在帮助党开展整风运动中，不幸被错划为右派，自此心情抑郁。次年，有一天，一个陌生人找到我们住处——南昌市东湖书院。骤见之下，文涛想不起这位似曾相识的人的姓名，也记不起在何处会过面。

想不到他就是十五年前，在浦城检查兵役执行情况时，被自己放走的那个被抓的“壮丁”。这件事文涛早已忘诸脑后，然而这位因事从广丰来南昌的当年小商人，却特地登门来拜访。一开口便感恩说：“感谢老县长依法放了我。”他

毕恭毕敬而又诚恳地要请文涛上街吃顿饭。文涛婉言坚辞不肯去，来人一再坚持，只好欣然同往广东风味餐馆——新桂园，领情吃了一顿饭。

在那极左的政治空气下，怎么也想不到还有知恩报德的人找上门来。文涛的内心深感安慰。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文涛被错划的右派得到改正。逢此盛世，文涛在九泉之下怎能不欢欣鼓舞！

1987年“八一”建军节于南昌
(作者系江西省政协驻会常委、江西省六届人大代表)

刘县长深夜抓赌

刘文涛任县长时，尝亲自抓赌。一次，22临教院院长金某、副官袁某，县民兵站长唐泽，城关、临江警察所所长蓝德盛、叶滋华和我在城关花园弄陈宅聚赌。刘县长闻讯，率勤务兵和外号“毛骨精”的共10多人赶到陈宅，见大门紧闭，刘带头越墙而入。我闻声熄灯，与蓝、叶溜出，金院长等当场被获。当夜由军法审判员肖宗祥开庭审理，刘亲自听审。审毕，我们被扣于警察局，拟移建阳警备司令部究办。适省主席刘建绪来浦视察，章复心、真尧恭控刘，赌案才不了了之。（黎明德）

注：作者系当年县自卫中队长

忆伍诚仁将军

刘文炯

我与伍诚仁将军是亲戚，照理，他应该叫我“公公”，但他长期是我的顶头上司，按照他妻子李志成的主张，在官场上，我叫他“司令”，私下则以兄弟相称，他当兄，我为弟。他对我信任，凡要上报个人履历，均由我填写。如今，他已作古，我也在耄耋之年。现作一些回忆，供故土后人有所了解。

一、伍诚仁的简历

伍诚仁，字克斋，乳名宝瑜，浦城人，一八九五年出生在南浦镇。一九七〇年病故于台湾省新竹县。父名伍福孙，只有一个胞弟，叫伍诚义，乳名宝玑。兄弟俩同出身黄埔军校，伍诚仁第一期，伍诚义第三期。兄弟俩都当上将军，伍诚仁任福建军管区中将副司令，伍诚义也任过闽北保安分处少将处长兼保安特务团团长。兄弟俩宦海沉浮，一个忧故于台

湾，一个疯死在浦城，在民国时代，浦城人当官当得最大的，文，算国民党行政院经济部工业司司长、全国度量衡局局长吴承洛（字润东）；武，就算伍诚仁了。

伍诚仁，早年毕业于浦城县明伦堂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伍诚仁外出从军，有两个原因：第一，赌博输掉一百担租业，家境艰辛；第二，妻子季氏和两个儿子相继病亡，深受刺激。

伍诚仁将房子卖掉做盘缠，独自一人到了广东，投靠桂军。当时由该军营部书记徐桢介绍到第三连当特务长，负责办理官兵粮饷。

一九二四年黄埔军校创办。伍诚仁进军校第一期训练。他曾响应孙中山的号召，和黄埔军校同学一起，抢夺桂军枪支弹药来武装革命军队。

北伐时，伍诚仁当连长。在浙江桐庐作战受伤，出院后提升营长。在一次渡河战斗中，他作战英勇，冲锋在前，立了大功，擢升为补充团团长。

补充团奉命进军闽西，伍诚仁娶浦城人李志成为妻。李志成只有小学毕业，但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又长得漂亮，后随伍诚仁进京，先后结识宋美龄、何应钦妻子王文湘等人，并和她们结拜姐妹。伍诚仁做官，一半靠老婆，其因就

在这里。伍诚仁讲过：“太太很会花钱，都是该花的，要让他花。”

结婚后，补充团改编，伍诚仁调任南京宪兵二团上校团长。伍诚仁派吴辉煌回家乡浦城招收宪兵一百余人。伍诚仁带兵，有个怪癖性，不带江西兵，最喜欢家乡人。他曾叮嘱我：“收江西老表要小心，军统特务一个也不能要。”在他看来，家乡人是最可靠的。这件事，从吴辉煌回浦城招收宪兵开始。正因为这样，浦城人追随伍诚仁的不少。

伍诚仁当宪兵上校团长当了三年后，也就是一九三〇年，升调警卫师第一旅少将旅长。师长是俞济时。

伍诚仁当旅长当了两年左右，警卫师分解为八七和八八两个师。八七师师长王敬久，八八师师长孙元良。而伍诚仁则升调三六师当少将副师长兼一〇七旅旅长，师长是宋希濂。

一九三三年发生“闽变”，伍诚仁奉命率领军队从光泽、邵武到福州，参加镇压十九路军，并接收蔡廷锴的四十九师。由于作战有功，被蒋介石升任为四十九师师长，并授中将军衔。当时，伍诚仁在福州，我还在南昌行营运输第二分处第一仓库当少尉库员，由吴辉煌带去会见伍诚仁后，调为该师军需处少尉司书。从此，我长期跟随伍诚仁。

四十九师曾奉命到湖北武昌整训，到浙江开化等县驻